

# 中國正統文字的發端

## —殷商甲骨文字在中國文字發展史上的地位

李 圃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上海 200062)

**摘要:** 中国文字包含着两大文字系统, 一是以记录通语雅言为其职能的正统文字系统, 一是以记录方域语言为其职能的方域文字系统。

正统文字系统与方域文字系统所使用的文字绝大部分是重合的。作为形与音义相统一的文字, 它们从整体上却分别记录着通语雅言系统和与通语雅言有区别的方域语言系统, 尤其是语音系统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

综观中国文字发展演进的历史, 自殷商甲骨文字始, 中经西周春秋战国以至秦汉, 清楚的表现出中国文字由初成期发展到鼎盛期的轨迹, 此后的延续期只是书体的变易定型和量的增加。无论初成期、鼎盛期还是延续期, 正统文字系统与方域文字系统总是相伴而行, 互补共进, 不断完善着记录整个汉语的功能。

从所记录的语言性质、语言结构和甲骨文字本体结构以及后世正统文字的传承情况看, 均可证实殷商甲骨文字的发端地位。尤其是从汉字学三维系统理论来看, 就已考定的甲骨文字而言, 同后世正统文字一样, 符合取象发生理据、本体结构理据和心理认知理据, 它不仅证明了三维系统理论的客观存在, 而且昭示着我们, 殷商甲骨文字确系中国正统文字之发端。

**关键词:** 殷商甲骨文字; 中国文字发展史; 正统文字; 发端

中國文字包含着兩大文字系統, 一是以記錄通語雅言為其職能的正統文字系統, 一是以記錄方域語言為其職能的方域文字系統。<sup>[1]</sup>

正統文字之“正”指的是雅正, 正統文字之“統”指的是統繼, 合之, 即歷代傳承的記錄通語雅言的文字。一般地說, 歷朝歷代的正統文字總是居於政治、經濟、文化統治地位的國家用字系統, 從殷商時期的商王朝始, 歷經兩周戰國秦漢唐宋元明清至今, 概莫能外。從使用正統文字的人群來看, 歷史上多集中於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官吏群體和知識分子群體; 從正統文字使用的地域來看, 兩漢以前多集中在黃河中下游, 長江以北地區, 這從歷史地圖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把上自商代下至兩周的主要活動地域圖重合起來, 我們便會更加清晰地看到以中原為核心東西狹長的活動區域。<sup>[2]</sup>

戰國時期, 語言異聲, 文字異形的現象十分突出, 秦始皇統一六國, 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居然可以罷其不與己合者, 統一了文字, 建立了不朽的歷史業績。這不是偶然的。其一, 原有的秦文字具有漢字的理據性。這從漢代成書的《說文解字》就可以得到證明。許慎所處的時代是東漢, 那時的通行文字並非篆書, 何以選擇篆書作為字頭字來加以說解呢? 這正是許慎的慧眼獨具, 因為他至少已發現了秦漢篆書的字理具有充分的理據性。<sup>[3]</sup>其二, 秦漢篆書是自商代以降歷代記錄通語雅言的傳承文字, 是經過歷代知識分子千錘百煉的民族文化結晶。其三, 由於前兩個方面的原因, 使得這些文字具有很強的包容性。它不單具有記錄通語雅言的職能, 同時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記錄語言異聲的方域俗語的職能。以上三點也可以回答這樣的問題: 漢字為甚麼從遠古到近現代經久不衰, 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成體系的萬歲文字。而這個成體系的萬歲文字正是發端於殷商時期的甲骨文字。

與正統文字系統相對待的是方域文字系統。方域文字是指，在正統文字覆蓋之下的方域語言使用的文字。出於整個社會交際交流思想的需要，通語雅言與正統文字總是覆蓋着整個社會，而方域文字則具有一定的區域性，字的理據與正統文字基本上保持一致，通行於某特定的區域，而且多出現並運用於民間。

從字樣學的角度來觀察，正統文字系統與方域文字系統所使用的文字絕大部分是重合的。表面來看，這種大部分重合所用字樣相同，似乎沒有甚麼區別，可是作為形與音義相統一的文字，它們從整體上都分別記錄着通語雅言系統和與通語雅言有區別的方域語言系統，尤其是語音系統方面有着明顯的差異。例如“首”，《說文解字》“首”同“𩇛”。“𩇛，頭也。”“頭，首也。”一些方言土語中仍保留着古音。如山西介休方言中“首”緩讀為“得老”，以此推知，“首”古讀猶今之“禱”音。<sup>[4]</sup>“首”即“頭”，而“頭”在山東膠東方言土語中讀如“豆”，音亦近“禱”。由于通語與方言的語音差異，往往帶來了文字的造字差異和用字的差異。如“角落”，是現代普通話的記詞用字，膠遼方言則用“杳兒”記這個詞，而吳方言則讀如“各洛”，其方言本字當為“角角”，均讀為入聲。《廣韻》“角”下收有兩個讀音，一為“角”，一為“𩇛”，急言為“角”，緩言為“角𩇛”，可是書面語言用“角𩇛”則不辭，于是就地取材，以“角”字為依托，採用省素造字法創製“𩇛”字作為“角角”之專用字，猶今“乒乓”，以聲音近似為認知遷移依據，採用省素造字法將“兵”拆分為二，一為“𠂔”，一為“𠂔”。

當然，這種重合用字現象隨着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社會情況而重合量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例如戰國時期，諸侯割據，戰爭頻仍，重合量的差異就比較明顯。如秦文字承繼的是正統文字，而齊楚燕趙韓魏等諸侯國所使用的文字，即所謂六國文字則多有差異，尤以楚文字為甚。其實，只要細心觀察，這些差異主要表現在書體上的差異，而本體結構（包括構字的結構成分、複素字內部的結構關係等）却大同小異。也正因如此，歷史上為楚越文化沿着長江中下游化及北至魯南西到陝南的廣大地域提供了條件。而商代則以其正統文字經七遷其都，文化廣佈於河南河北山東等地，又經西周至東周的京都東遷，更加擴大了文化傳播區域；及至秦統一六國，正統文字恰恰已全部覆蓋了戰國時期的六國，那時的正統文字無論造字表詞理據還是社會用字認同均呈水到渠成之勢，秦則順應歷史潮流，一舉實現了正統文字的大一統。至于少部分不同的用字，字樣<sup>[5]</sup>已有明顯的區別：就正統文字系統而言，其少部分不同的字，多吸收的是方域文字，所謂扶俗為正，作為正統文字的補充；就方域文字系統而言，其少部分不同的字，多來自正統文字的遷移省變或為適應記錄方域語言而創製的方域俗字。

正統文字系統與方域文字系統總是相伴而行。例如殷商時期的方域文字周原甲骨文。周方伯所轄方域是眾多方國中最為突出的一個。周方的方域文字除了絕大多數用字與殷商甲骨文字重合之外，也有少部分具有方域色彩的文字。如吉祥的“吉”字，殷商甲骨文的取象反映的是上古的弓箭崇拜意識，从（矢），作，後期或作；周方之方域文字的“吉”則反映了古代象徵權力的斧鉞取象，从作。𠂔被後來的周金文吸收，中填實作，並一直延續到後世。又如貞問的“貞”字。殷商甲骨文字分別是兩個字，（卜）、（鼎），分別表示占卜、貞問。及至周方的周方域文字，則合一，作（貞）<sup>[6]</sup>，後世亦被扶正延續至今。當然，方域文字中或多或少還始終存在一些不入正統的民間俗字。知今以推古，現代方域俗字多為省變造字，即以正統

文字為依據，以字素省變為造字方法形成的方俗字。如奪（奪），从寸从奞省，奞亦聲。其實，字的聲源仍來自“大”，今之吳方言仍讀“大”近“奞”近“奪”。也有少數字使用了更素造字法。

如膠東地區在原字“鄧”、“葉”的基礎上更素造字作“邛”（从邑，丁聲）、“𦵏”（从艸，也聲）。<sup>[7]</sup>還有一部分屬於一些特殊思想體系或某些行業範圍的文字處理也應納入方域文字的範圍之內。比方說，佛教用字。從心理認知方面看，有些特定含義的語詞，往往特為之造字，以示與通語用字之區別。如佛教用“𣎵”與“皈”。自殷商以迄於今，正統文字系統一直用的是“歸”

字。《說文解字》對“歸”的說解是“女嫁”，上古女子的歸着點不在自家而在夫家，此習一直沿用數千年，如果回歸自家，其婦道顏面盡無，是不光彩的事。可是佛家的教義却與此完全不同，

強調的是生死輪回。於是，以佛家心理創製專字“𣎵”表示來（生）去（死）為歸。此字至今未被正統文字吸收。可是“皈”却不然。“皈”字所用的兩個字素比較特殊，“白”不是白色的“白”，而是自己的“自”，《說文解字》收錄了兩個“自”，一作𦣻，一作𦣼，皆取象於鼻子。

“習”“皆”等字所从均為中間一橫的𦣻，楷書為了同“白”區別開來，往往把𦣻寫成細長形，作“𦣼”，但在合體字中難於區分。“反”即後世的“返”。合之，从𦣼从反（返），以自返會意，表示人生輪回為“歸”。恒語“皈依佛門”已作為語言進入通語之中，所以“皈”字也隨之而進入正統文字系統。上述所舉，無不表明，正統文字系統與方域文字系統之間存在着密切的聯繫。

綜觀中國文字發展演進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自殷商甲骨文字始，中經西周春秋戰國以至秦漢，清楚地表現出中國文字由初成期發展到鼎盛期的軌跡，戰國後期至漢代先後出現了《爾雅》、《方言》和《說文解字》三部經典性著作，從文字的角度來看，《說文解字》正是正統文字發展到鼎盛時期的代表作。此後的延續期只是書體的變易定型和字量的增加。無論初成期、鼎盛期還是延續期，正統文字系統與方域文字系統總是相伴而行，互補共進，不斷完善着記錄整個漢語的功能。

殷商甲骨文字所以被認定為殷商正統文字系統，理由是多方面的。

第一，從甲骨文字所記錄的語言性質來看，殷商甲骨文字能夠勝任記錄殷商時期的通語雅言。雖然所記錄的是宮廷檔案語言，多少帶有文體上的程式化，但也有不少卜辭表現出散文化的語言特點。

例如：

癸巳卜，𠄎貞：𠄎（旬）亡𠄎（禍）？王𠄎（占）曰：乃𠄎（茲）亦𠄎（有）𠄎

（崇）！若𠄎。甲午王𠄎（往）𠄎（逐）𠄎，小臣𠄎（載）車，馬𠄎，𠄎王車，子央亦𠄎

（墜）。（《合集》10405，牛胛骨刻辭正面中段卜辭。

這篇卜辭如果譯成現代語，當為：

癸巳日占卜，𠄎問道：以後的十天內有沒有災禍出現？時王武丁占卜認為：這一句有災

禍出現！神的意旨與卜兆的兆象是一致的。甲午日（指前文“以後的十天”中的第一天）時王

外出打獵捉犀牛，小臣駕馭馬車，馬撞到山崖上，撞毀了時王所乘的車子，子央也栽下了馬車。<sup>[8]</sup>

殷商甲骨文中這類散文化的卜辭還有多篇，這足以說明，殷商甲骨文字是能夠勝任記錄殷商時期的通語雅言的。

又如：

戊子卜，𠩺貞：帝及四夕令（命）雨？貞：帝弗𠩺（其）及今四夕令（命）雨？王𠩺（占）曰：丁雨，不𠩺辛。旬丁酉，允雨。（《合集》141438，全腹甲刻辭。

譯成現代語，當為：

戊子這天占卜，𠩺問道：上帝到第四天晚上允許下雨嗎？時王武丁占視兆象認為：丁酉這天下雨，辛卯（指戊子日以後的第四天）不下雨。丁酉日，果然下雨了。

這篇下雨的卜辭是一篇殷人卜雨過程的完整的記錄。時間：戊子、丁、辛、四夕等；人物：𠩺、王；事件：帝是否命雨；經過：𠩺貞、王占；結果：旬丁酉允雨；地點：因於殷之國都內占卜，例省而不書。除地點省略外，記敘文的幾個要素俱備，可以說是一篇中國最早出現的典型的記敘文。<sup>[9]</sup>

第二，從甲骨文字所記錄語言內部結構來看，除了一般的語言結構之外，還可以記錄屬於複雜謂語的連動式、兼語式、肯定否定相對待的問句，甚至在一個介賓短語中的介詞所帶賓語是主謂詞組，等等。

例如：

乙酉卜，𠩺（賓）貞：使人于河泮（沉）三羊𠩺 三牛？三月。 己卯卜，𠩺

（賓）貞：取（樛）岳？（《合集》5522 正。

其中“使人于河泮（沉）三羊𠩺（砍）三牛”是一句典型的兼語套連動句式。<sup>[10]</sup>

又如：

貞：𠩺（有）疒自，隹（唯）𠩺（有）蚩？ 貞：𠩺（有）疒自，不佳（唯）𠩺（有）蚩？（《合集》11506 版。

譯成現代語，當為：

卜問道：鼻子患了病，該是降下了災禍吧？又卜問道：鼻子患了病，該不是降下了災禍吧？

這種肯定與否定相對待的問句可以說是殷商甲骨卜辭的通例。現代語除了繼承這種句式之外，還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種更加凝煉的肯定否定相疊的格式。<sup>[11]</sup>

再如這樣一條卜辭：

于月出迺往，亡災？（見李圃《甲骨文選讀》）

該句的謂語中心語“往”之前除有副詞作狀語修飾“往”以外，還有個介賓短語充當的修飾語“于月出”，而這個介賓短語的實語却不是一般的詞語，而是一個主謂詞組。這種語言結構竟出自殷商甲骨卜辭，足以說明，甲骨文字也是能夠記錄較為細密而複雜的殷商時代通語雅言的。

[12]

前面兩點是就殷商甲骨文字的功能來說的，下面就殷商甲骨文字的本體談幾點認識。

第三，從甲骨文字的本體結構來看，甲骨文字的本體結構已具備了一整套完整的取象造字法和成字表示法，特別是它的形與音義相結合的構字字素已成系統，為表意體系的語素文字確定了質的規定性。

我們曾把甲骨文字的取象造字法歸納為八種。（一）獨素造字：一個單個的字素所造的字，如。（二）合素造字：共時的兩個字素合成一個字，如+=。（三）加素造字：以一個字素為基礎添加另一個字素所造的字，如+=。（四）更素造字：用另一個字素替換掉原複素字中一個字素所造的字，如中的倒人形替換為倒子形，作。（五）移位造字：改變原字的位置或方向所造的字，如橫書為“目”，豎書為“臣”。（六）省變造字：如“膏”，甲骨文不省作，省素作，省為；“大”作，是靜態的正面人形，“大”作，即後世的，今字作“走”，是動態的側面人形。（七）綴加造字：在字素上添加綴加成分所造的字，如為盛器，上加一短橫作，以示盛器具有盛物的功能。（八）借形造字：僅借意義毫不相干的另外一個字的字形來表示一個原本毫不相干的語素，借字與被借字之間形成字形上的同形關係，所謂貌合神離，如本為“橐”的初文，借記方位名詞東西南北的東。[13]

我們再來觀察一下甲骨文字的表示法。我們曾把甲骨文字的表示法歸納為六種。（一）象形表詞：如，均以突出事物之特徵取象表詞；（二）指事表詞：如均以加綴的方式導引人們去感知這類事物如光體等物象；（三）形意表詞：如，前者以一個成年人形象導引人們類比遷移同幼兒比較以領會“大”之含義，後者以形置于限定性的形體之上導引人們領會上之為眉毛之“眉”，這類表示法均依據一個具象去領會一種關係意義；（四）會意表詞：如，前者以人就食會“接近”意，後者以人依樹下，會“歇息”意，均非兩個字素的1+1=2，而是1+1=1，表示的是一個新的特定的意義。又如，前者从林从鹿，鹿亦兼聲；後者从皿从見，見亦兼聲，後世鍾益為監、鑑。這類字首先是會意，其中某個字素兼表字音，理應歸為會意表詞，因為會意兼表聲字既表單音語素的義又表單音語素的音，是複素字中最為優化的組合，最能夠體現漢字作為表意體系的語素文字的性質特點。當然亦可在會意與形聲之外另立一類“意音表示法”[14]；（五）形聲表詞：如，前者从皿于聲，後者从戈才聲，形聲是一種看似簡單實則複雜的表示法，當以專題論列；（六）借形表詞：如甲骨卜辭中十天干十二地支的用字全都是借

其他字形來表這些具有特殊意義的序數的。

綜上所述，殷商甲骨文字所表現出來的八種造字法和六種表示法，經過近些年來的文字分析表明，無論運用于古文字階段的殷商、西周、春秋、戰國文字，還是秦漢文字及其以後的今文字，無論中華正統文字還是方域俗字，均取得了滿意的效果。

如果說甲骨文字的造字八法旨在解釋漢字從無到有是如何取象發生的而表詞六法旨在解釋漢字字形結構與所表單音語素之間發生的是甚麼關係的話，那末，甲骨文字字素系統却是貫穿整個漢字分析始終的分析方法。

殷商甲骨文字字素的系統已基本形成。就已考釋的近千字的甲骨文字分析的結果，所獲字素約三百四十八個，其中包括具有獨立造字功能的基本字素三百二十四個，具有依附造字功能的準字素二十四個。由上述這幾百個字素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甲骨文字靜態的字素系統。這個靜態的字素系統中所轄字素，都是從甲骨文字作為字的層面中離析出來的。其中，基本字素的音與義是通過它們獨立造字時所表單音語素的音與義獲得的，因而這些基本字素是以獨立的形體與單音語素的音義結合一體的最小的造字結構成分；其中的準字素的義是以複素字（合體字）的結構形式與所表單音語素中某一部分的義相聯繫的，而音則是後世根據它們在構字中的功能給予人為的稱名，猶如楷書中“提手旁”“走之底”，具有這種形義聯繫又人工加上讀音稱名的字素，雖無獨立造字功能但具有依附另一基本字素創製複素字的功能，所以也屬於字素範圍。<sup>[15]</sup>

我們要特別重視這個字素的靜態系統。這個靜態系統一旦進入造字過程，它便同時成為一個動態功能系統。這個動態的功能系統中的字素均以各自的構字功能分屬於穩性字素和活性字素兩類。一個單個的字素（也包括加綴的單個字素）具有獨立造字功能時，它便是穩性字素，如全部獨素創製的單素字，都是由一個穩性字素構成的；在複素字中，由靜態系統中原來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素臨時組合成一個字素與另一個字素共同構成一個字時，這個臨時組合的字素就其功能來說，便是一個活性字素，而複素字中的另一個相對獨立的原靜態系統中的字素則成為動態系統中的穩性字素。例如：𠂔（丁）、止（止）、彳（彳）；正（正）、征（征）。如果𠂔、止、彳各自處於字的平面，那末，它們分別是由三個穩性字素構成的三個不同的字；如果𠂔與止進入到一個複素字的造字過程，作𠂔止，使𠂔止進入到字的層面，那末，𠂔止則是由𠂔與止兩個穩性字素構成的複素字，从止从𠂔，𠂔亦兼聲；如果𠂔、止與彳共同進入到一個複素字的造字過程，它們却不在同一個平面上，其中𠂔與止必須臨時組合成活性字素𠂔止之後方才同彳進行組合，作彳𠂔止，其中的彳仍是一個穩性字素，而𠂔止却是一個活性字素，這時𠂔與止已失去了字素的地位，變成了構成一個活性字素的構素成份了。彳𠂔止是一個由穩性字素彳與另一個活性字素𠂔止構成的从彳（彳）从𠂔止（正），𠂔止亦兼聲的複素字。上述情況用圖表示，則為：



字素層面：□ ㄣ ㄣ ㄣ ㄣ ㄣ ㄣ (下位)

構素成份層面：..... □ ㄣ

經過我們近些年來的分析實踐表明，甲骨文字字素系統可以用來分析全部已考釋的甲骨文字，同時也可以分析已釋的西周與春秋青銅器銘文文字<sup>[16]</sup>，戰國秦竹簡木牘文字<sup>[17]</sup>，同樣也可以用來分析正統文字鼎盛期的全部秦漢文字以及後世漫長的延續期的全部文字。作為漢字的分析理論，從殷商甲骨文字時期形成的字素系統不僅對全部正統文字的分析具有穿透力，而且，對歷代方域文字的分析也同樣具有穿透力。<sup>[18]</sup>殷商甲骨文字字素系統不僅能夠解決漢字的分析問題，同時也為漢字性質的確定提供了質的規定性。關於漢字的性質問題，歷來眾說紛紜。所以出現這樣的現象，一個根本問題是，對確定漢字性質的質的規定性缺乏全面準確的認識。字素系統恰恰能夠從漢字本體結構與漢字字形—單音語素（音義的結合體）的關係上證明，漢語文字確確實實地屬於表意體系的語素文字。<sup>[19]</sup>我們可以設定這樣三層答問：

一問：漢字中絕大部分是複素字（合體字），這些複素中的構字成份有的是穩性字素，有的是活性字素，還有一些綴加成份，它們是從哪裏來的？

答曰：它們都是從基本字素、準字素以及字綴所構成的靜態字素系統中來的。

二問：靜態字素系統中的基本字素、準字素以及字綴等是從哪裏來的？

答曰：基本字素是從它以獨立的身份所構成的單素字（獨體字）中離析出來的；準字素是從它參與構成的複素字（合體字）中離析出來的；而字綴則是在構字的另一個層面上離析出來的。

三問：既然基本字素與單素字形與音義呈重合現象，字是形與音義的統一體，那末，這些基本字素的音義又是從哪裏來的呢？

答曰：這一問問到了問題的關鍵。我們說，它們是從所構造的單素字中獲得的。在單素字中，基本字素的形與義始終保持着特定的聯繫，<sup>[20]</sup>而音則是單素字的音的轉嫁。這樣一來，它仍然是形與音義的統一體。所不同的是，單素字居於書面語言中能夠獨立表示單音語素的文字層面，而基本字素則居於構成單素字的構字層面罷了。

現在我們再來三個假定：

假定一：假定這數百個基本字素不具備形與音義相統一的條件，它們能否進入動態的功能系統參與造合體字？結論：不能。

假定二：假定漢字中不存在這為數不多的數百個基本字素，那末，複素字中的穩性字素和活性字素構成的動態的功能系統能否存在？結論：不能。

假定三：假定這數百個基本字素不存在，那末，能否出現數萬個漢字正體和數十萬個異體？<sup>[21]</sup>結論：不能。

前面的三問三假定，集中到一點，無非是說明，以獨素造字法構成的單素字也好，以兩個以上的字素構成的複素字也罷，它們的共同點都是以各自的形體同所表示的單音語素的音義發生聯繫。就甲骨文字的性質來說，正是語素文字的性質，又由於字音是語素音的轉嫁，從甲骨文字的體系性來看，這正是表意的系統。這就不難看出，甲骨文字作為表意體系的語素文字的基石，正是那數百個基本字素。

第四，從後世正統文字的傳承情況來看，已考釋的近千個甲骨文字幾乎都可以從秦漢篆書乃至近代楷書中找到繼承發展關係，<sup>[22]</sup>有半數以上的甲骨文字歷經西周、春秋戰國、秦漢乃至近代

楷書，除文字發展過程中的字素繩益外，簡直如出一轍，這就更加證明了其正統發端的地位。

我們曾在《甲骨文文字學》中單附了一個商周六國秦漢文字形體對照表，收錄了歷史跨度較大的四百個字，進行了歷時的垂直考察，從總體上說明其傳承關係。字表所列四百個字，絕大多數字及其構字成份字素古今是一致的，如“姜”：

𡗗——𡗗——𡗗——𡗗——姜

；有少部分字略有差異，或以加素造字法由單素繩益為複素的，如“走”：

𠂔——𠂔——𠂔——𠂔——走

；或以單素造字法更替原複素字中某一個字素，如“聞”：

𦇧——𦇧——聞/聞——聞——聞

；或以綴加造字改變複素字中某一個字素，如“保”：

𠂔——𠂔——𠂔——𠂔——保

；當然，也有一些複素字後世通過兩個字素之間的粘合一體而發生譌變，如“非”：

𠂔——𠂔——𠂔——𠂔——非

。上述數例不僅說明了自殷商以降正統文字的傳承關係，而且也從一個側面確立了殷商甲骨文字的正統發端地位。如“走”，單看後世通用字，我們看不出它本來具有的“奔跑”義，如果考察一下此字的發端期的形體，便可清晰地看到，那正是人奔跑時的側面取象。“聞”，單看後世通用字，我們只知道它是個从耳門聲（今之吳方言區仍讀問、聞如“門”）的聽聞的聞，

可是上溯殷商發端期的甲骨文字，始知𦇧表聽聞義，而𦇧則兼表把獲取的信息報告給時王聽，且

已成為殷商時期聯繫各方國的一種聞報機構，猶今之新聞報導和新聞媒體機構。<sup>[23]</sup>“保”，單看後世這個通用字容易產生誤解；人呆為保，或呆人為保。很明顯，這是不合“比類合誼，以見指擢”的原則，如果考察一下正統文字的發端期，我們便可察知，殷商甲骨文字𠂔中是幼兒的取象，

𠂔置人之後，以成人背負幼兒之取象會保養的語素義，有一個形體作𠂔，則更加形象。後世為

便於分辨起見，在𠂔下始加綴造字作𠂔，繼加綴作𠂔。“非”是個後世通用字。是非的“非”何

以作“非”，單看這個形體，其取象不知所以，如果運用逆遷移認知方法上溯正統文字的發端期，問題便可迎刃而解。原來，殷商甲骨文中“非”是由𠂔（北）與𠂔（𠂔，“攀”的初文）兩個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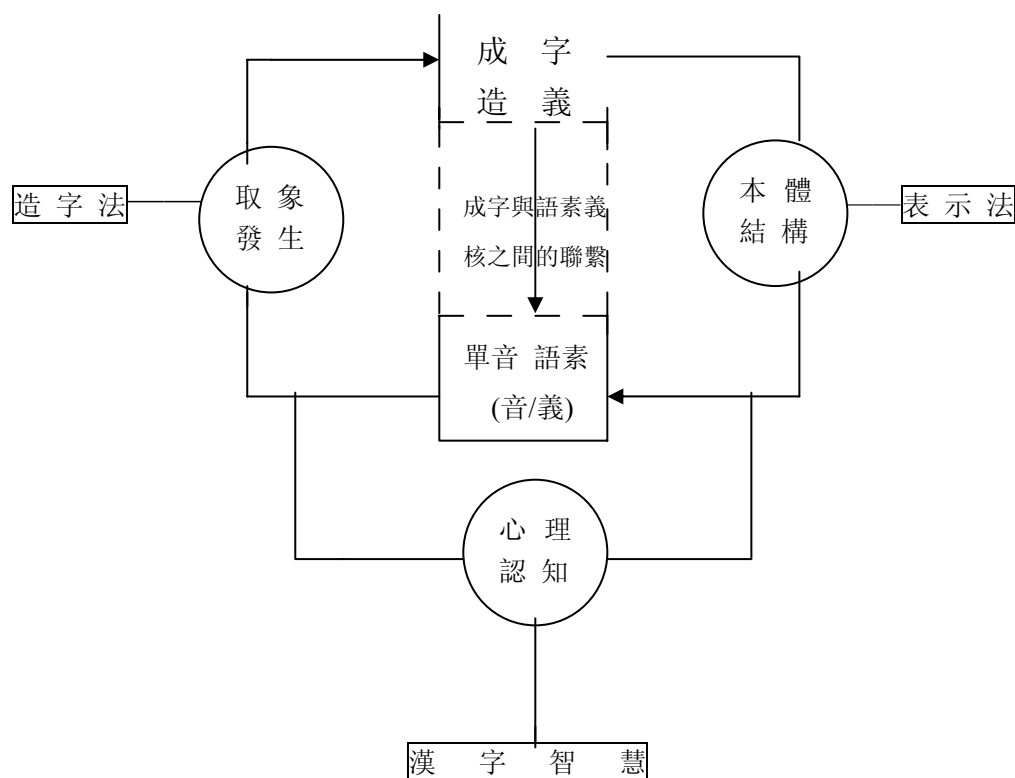
素運用合素造字法構成的複素字，𠂔取象兩人相背，𠂔取象兩手相背，是個从𠂔从𠂔，𠂔亦兼聲的會意兼表聲的字。從周青銅器銘文始，𠂔與𠂔已上下粘連作𠂔，故後世習非成是沿用至今。

從以上列舉的文字事實可以知道，從歷代的傳承關係方面也說明了殷商甲骨文字作為正統文字發端的歷史地位。

第五，從漢字學三維系統理論來看，就已考定的甲骨文字而言，同後世正統文字一樣，符合取象發生理據，本體結構理據和心理認知理據這三維分析漢字的基本理論系統。

漢字的取象發生系統解釋的是，漢語單音語素如何“物化”成有形可察的漢字這一過程中的理論與方法，本體結構系統解釋的是，“物化”成字之後如何向單音語素回歸這一過程的理論與方法，心理認知系統是在前面兩維系統的基礎上考察人腦“中介思維”的內容、特點和規律，即漢字智慧。<sup>[24]</sup>三維系統的相互關係如下圖：





我們從上圖的圖示路線可以看到，心理認知系統伴隨着的是語言中單音語素（音/義）從無字到成字的取象發生過程和從成字的造義到表示單音語素（音/義）的本體結構分析過程。也就是說，心理認知系統是在前面兩個顯性系統的基礎上的處於人腦駕馭地位的隱性系統。這個隱性系統由于是人腦活動，往往容易被人們忽略。無論從這個系統的重要地位上看，還是從研究的難度上看，都是當前漢字學理論研究的制高點。<sup>[25]</sup>經過這些年來的思考與實踐，我們認識到：這個認知系統是有界限的，它是以漢語單音語素為認知起點，經取象認知和成字認知到回歸原單音語素的認知為終點，走着的是一條圓通路線。這個從起點到終點的圓通認知路線，我們把它概括為“中介思維”。<sup>[26]</sup>這個“中介思維”的基本思維方式是遷移認知原則。

遷移認知原則貫穿於漢字學三維系統的方方面面，從以人為本，象天法地的遷移取象到取象遷移，從取象遷移到成字之遷移，從成字造義遷移到回歸單音語素的遷移，等等，無不全面反映出遷移認知的基本原則。

比方說，連類而及的遷移所構成的字群，是通過遷移認知遴選具有典型的物象作為參照物，把同類字與所表示的同源語素聯繫起來，形成一個同類同源的字群群體。<sup>[27]</sup>口（丁）字字群就是一例。口（丁，頂的初文），取象於遠古穴居之通氣孔，通氣孔在穴居之頂端，屬於穴居之正中最高點，所以口所表示的這個單音語素的義核當是正中最高點，正如“一”的義核包含着部分與全體兩個方面一樣。𠂔（天），从𠂔从口（丁），口亦兼聲。後世《說文解字》：“天，顛也。”“顛，頂也。”“頂，顛也。”“天”“頂”同訓，“顛”“頂”互訓，“天”“顛”“頂”遞訓。取的都是“最高”義。𠂔（正），从𠂔（止）从口（丁），口亦兼表聲。其後起字作𠂔，从𠂔从𠂔（正），𠂔亦兼表聲。在殷商甲骨文字中多表征伐義。“征”何以具征伐義？“正”的義核為中正，伐不正使之歸於正，即以武力伐離開中正而使之歸於中正，取的正是“中正”義。𠂔（正）

又可用作“足”，取的是達到最高點義，後世同義語素構成的合成詞“滿足”即其證。表示達到最高點的還有𠄎（成，今作成），从𠄎（戊）从口（丁），口亦兼表聲。《說文解字》：“就也。”

“成”的語素義指人或事物達到最高點，如成人、成熟、成就、成功中的“成”。在殷商甲骨文中，商王近祖稱之爲𠄎（“大乙”之合文），史書稱“天乙”；稱𠄎（成），史書稱“成湯”；稱𠄎（唐，今作“唐”，“唐”有大義），史書寫作“湯”（“湯亦有大義”）。“大乙”即“天乙”，“成”即“成湯”，“唐”即“湯”，我們可以從中領略到殷商甲骨文字取象發生的類聚現象。

又比方說，先民在取象造字過程中，總是選取空間之具象來表示抽象的時間概念，即以空間距離的變化指示時間，這是一種由具象到抽象的遷移。如日（日，本指太陽，可遷移指“白天”）、月（月，本爲月亮的取象，可遷移指“夜晚”）等等。這種現象提示我們，古人所取之具象在參與造字過程中往往使用的是遷移認知原則。如“日”與“月”構成“明”。“明”的語素義是“亮”的意思，也許有人會作這樣的理解：“日”是明亮的，“月”也是明亮的，明亮加明亮不是更加明亮了嗎？其實這是一種誤解。有點生活觀察經驗的人都知道，有時早晨的太陽剛剛升起，月亮還掛在天邊，所謂日月同現，這時的月亮一點也不亮，這是連古人用肉眼也能觀察得到的。那末古人爲甚麼用一個“日”和一個“月”合起來造一個“明”字來表示明亮的意義呢？原來，古人對所取之具象進行了遷移，用夜夕月現的“月”遷移表示夜晚，而用“日”遷移來表示白天，“日”與“月”合在一起，把靜態的“日”（太陽）加“月”（月亮）遷移爲“有爾無我”，這就突出強調了夜晚轉變到白天的臨界點。漢語中有“分明”一詞，分甚麼？分黑白，所謂黑白分明，最初的意思仍然是分黑夜與白天。于是又有“明白”一詞，白天光線強，于是又有“明亮”一詞。這些相關詞語無不透露出這方面的造字心理。漢語中還有一個詞可以給“明”的造字心理作個注腳，這就是“黎明”。“黎”是黑的意思，還有一個“黎黑”，也寫作“黧黑”，都是黑的意思。古時百姓也稱“黎民”，這個黎民的“黎”也是黑的意思，不過不是面孔或膚色黑，而是黑髮露在外面，因爲古時士大夫有身份地位的人都戴着標誌着等級身份的帽子，唯獨平民百姓沒有，黑頭髮總是裸露在外，所以被稱作“黎民”，與古時“黎民”的意思相當的還有“黔首”，就直用黑頭來代平民百姓了。“黎明”中的“黎”與“明”正是由黑暗轉變爲明亮的寫照，因此，說“黎明”就等於說“天剛由黑夜轉變爲天亮。”生活經驗告訴我們，黎明前的一段時間是整個夜晚光線最弱最黑暗的一段時間，光線突然變亮，這由暗轉明的一剎那，給人們的視覺感官以強烈的刺激，因而取象也特別典型。古人取象造字就是這樣，表示具體的客觀事物，總是選擇客觀事物特別突出的特徵或特點取象造字。如“象”，突出其長鼻子作𠂔，“馬”則突出其奔跑時頸項上豎起的鬃毛作𠂔；而“羊”則突出其彎角作𠂔。“明”的取象遷移也說明了這一點。

從殷商甲骨文字中所總結出的漢字學三維系統理論，驗諸後世文字，無不勢如破竹。如中醫的“醫”。這是個由活性字素“毆”與一個穩性字素“酉”組合而成的複素字，其結構部位作𠄎，上下疊置。上部的“毆”可以單獨作爲字素造字，《說文解字》說它是“擊中聲也。从殳从医。”“讀如僎同。胡礼切。”“毆”中的“医”也可以獨立造字，《說文解字》說它是“盛弓弩矢器也。从匚从矢。”又舉證說：“《國語》曰：‘兵不解医。’”“毆”中的“殳”當是“投”

的初文，《說文解字》：“以投殊人也。”下部的“酉”，《說文解字》：“就也。八月黍成，可以耐酒。”是古代的盛酒器。現在我們可以從字素到成字對“醫”字來一番全面考察了。“毆”中的“医”由盛戰爭工具之器類比遷移為盛中醫針灸工具之器，“殳”由戰爭工具類比遷移為中醫的推拿敲擊器，合之，概括了中醫針灸敲擊按摩推拿諸醫療行為於一體；而“酉”，本來就可以“酉”代“酒”，這裏類比遷移為中草藥藥用酒引。總之是一個从酉从毆，毆亦兼聲字。《說文解字》又載：“古者巫彭初作醫。”古代巫與醫往往是一身二任，故有巫醫之稱。如唐劉道祺墓誌中的“醫”就是用更素造字法以“巫”替換了“酉”。在今天看來，更“酉”為“巫”，反倒從另一個側面透露了一定程度的心理治療因素。<sup>[28]</sup>遷移認知至此，我們對中華醫學的“醫”字大致上可以說認識清楚了。從這個意義上說，中華文字學離開了“中介思維”，離開了遷移認知原則就不可能全面正確地認知漢字。

漢字學三維系統是分析漢字的基本理論系統。上述所舉，無不表明，殷商甲骨文字不僅證明了漢字學三維系統理論的客觀存在，而且昭示我們，殷商甲骨文字確系中國正統文字的發端。

在中國文字發展的歷史長河中，甲骨文字佔據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這樣說，甲骨文字發端於前，秦漢文字鼎盛於後，為中國文字發展史的建構提供了兩個參照系：以殷商甲骨文字為參照系，着重解釋古文字階段漢字在歷時傳承中的發展面貌和演進規律；以秦漢篆書為參照系，上承古文字下啓楷書，<sup>[29]</sup>全面總結中國文字的發展面貌和演進規律。

---

## 注釋：

[1] 筆者曾於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 2002 年會期間以《正統文字與方域文字及相關問題》為題報告了正統文字界說，方域文字界說，正統文字與方域文字的相互關係，正統文字與現代中文信息化處理等問題。

[2] 本文所採用的歷史地圖為《中國歷史地圖集》，譚其驤主編，地圖出版社，1982 年。

[3] 這裏所說的理據性主要指的是漢字學三維系統中的取象發生理據、成字表詞的本體結構理據和心理認知理據，並非通常所說的書體。如“天”，甲骨文作或，金文填實作，篆書將金文之均變成一橫作，楷書又將人體的兩臂拉直成一橫作天。這只是書體的不同。漢字學的三維系統理據都是一致的。

[4] 參見《談山西方言字音的緩讀和急讀》，張頤，《語文研究》2003 年第 1 期。

[5] 這裏所說的字樣指文字學意義上的字樣，具體指字的結構成份、字的內部結構成份的部位及結構成份之間的關係等，與書體藝術方面所稱字樣不是一回事。

[6] 後世譌變類化為“貝”，與原有的“貝”形體混同，如“敗”，殷商甲骨文作，从鼎，西周金文仍之作，戰國時已譌作，秦漢篆書直作从从貝的。楷書承篆書作敗。古時鼎是國家的象徵，如“問鼎”即滅國取而代之，其造字取象之心理蓋本於此。

[7] 見《異體字字典·附錄一〈膠東地區俗字彙錄〉》，李圃主編，劉志基、臧克和副主編，學林出版社，1997 年。草木葉子的“葉”，膠東方言讀如上聲。

[8][9][10][11] 見《甲骨文選注》，李圃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12] 見《甲骨文選讀》，李圃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1 年。

[13] 參見《甲骨文文字學》，李圃著，學林出版社，1995 年。

[14] 同[13]。“形意表詞”是我們根據表示法中的特殊情況而單獨分出一個類別。我們又立了一類“意音表詞法”。下轄兩類現象，一是“从某从某，某亦聲”的會意兼聲字，一是“从某某聲”的單純形聲字。這實際上是一種過渡的做法，待社會認同方面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在可接受性有條件的情況下，應把會意兼聲這類字單獨立類。我們常說漢字的優化選擇，其實複素中的會意兼聲字是造字表詞的最為優化的選擇。

[15] 同[13]。另見《字素理論及其在漢字分析中的應用》，李圃，《學術研究》2000年第4期。

[16] 參見《西周金文字素功能研究》，張再興，華東師範大學2000年博士學位論文。

[17] 參見《秦簡文字系統之研究》，郝茂著，新疆大學出版社，2001年。

[18][28] 《二十世紀中國方域文字譜》，未刊稿。

[19] 參見《在第一次漢字問題討論會開幕式上的講話》，載《漢字問題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朱德熙，1991年。另見《說字素》，李玲璞，《語文研究》1993年第1期。

[20] “特定的聯繫”指的是成字與所表語素的義核之間的聯繫。即使語素義有了多層次的引申，其義核總是或隱或顯存在於這個語義場之中。如𠩺（雇），以鳥回頭的取象表示語素義的義核“回頭看”。後加素造字作顧，从頁从雇，雇亦兼聲，以人與動物回頭的取象表示了語素義“回頭看”。如瞻前顧後之顧是，回顧的顧已有些引申變化，顧及的顧、顧念的顧則更進一步由實轉虛；及至充當轉折連詞（相當於今之但是），詞彙意義已不明顯，而同時具備了抽象的關係意義，此時，這種抽象的轉折關係意義，仍隱含着回頭/轉頭的意義。

[21] 為解決《古文字詁林》的電腦排版問題，由華東師範大學古文字詁林編委會與上海傑申電腦排版有限公司合作開發製作古文字字形庫及其排版系統，共收有八大類古文字十六萬多個。

[22] 參見《甲骨文文字學·附錄〈一〉》。

[23] 參見《甲骨文選注·月有食》。

[24][27] 參見《古漢字與中國文化源》，李玲璞、臧克和、劉志基著，貴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

[25][26] 見《漢字學三維系統與漢字文化學》，《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李圃，2001年。

[29] 參見《古文字詁林》全部篆書古楷定。

## The outset of Chinese orthodox writings

LI Ling-pu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

**Abstract:** There are two writing systems in Chinese characters: orthodox writing for the official recording and regional writing for the record of dialects. Though mostly they agree with in written forms, they vary in pronunciations.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of late Shang dynasty was the outset of Chinese characters.

**Key words:**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history; orthodox; outset

收稿日期：2003—10

---